

■ 本报记者 陈醉 潮新闻记者 陈冲

在宁波三江口东岸,5000余平方米的建筑群——庆安会馆,已矗立170余年。

这座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(1850)的古建筑群,原为北号船商的行业会馆。2001年,庆安会馆成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至今留存着鲜活的文化印记。

石膏腻子加豆腐、给顶梁柱做“B超”、边修缮边开放……2025年底,庆安会馆在经过局部闭馆修缮后重新开放,几个月来,游客如织。在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、省文物保护利用协会副会长卢远征看来,庆安会馆的修缮,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物理修复,它通过系统性记录、跨学科协作和开放式参与,构建了一套可复制、可推广的遗产保护与传承方式。

这座百年建筑的新故事,就从一根木柱子说起。

一份神奇的祖传配方

庆安会馆修缮项目一启动,修缮工程推进专班技术负责人张延,便将办公室搬至这座170多岁的古建筑里。

到庆安会馆“上班”,她很少走后门的员工通道,而是喜欢绕到前门,像游客一样,穿过一条条窄窄的弄堂。青石板路,白墙黑瓦,时光在这里走得很慢。

每次站在大殿和后戏台的交接处,仰头望向那根柱子,她的心头总是沉甸甸的。柱子上,金泥红漆脱落斑驳,裂缝深深浅浅,内部腐朽率高达50%。

可它是会馆戏台的顶梁柱之一,直径三十几厘米的木柱连接着三个方向的交接榫卯。若不及时修缮,会影响戏台整体的稳定性,存在安全隐患。“第一轮设计方案里,更换木柱被列为整个修缮工程中干预算最大的一个项目。”张延说,“我们先后请来全国多批专家会诊,花了很长时间讨论。”

群策群力之下,庆安会馆这根“垂



朱金漆木雕花板图样绘制。



庆安会馆前戏台及左右厢廊。

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垂老矣”的柱子,迎来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“B超”——应力波检测技术,即通过声波反射,精准呈现出内部的腐朽状况。天津大学的专业团队也贡献了他们的三维模型技术,对复杂的榫卯交接方式进行可视化分析和力学评估。

在多轮模拟分析之后,修缮团队最终决定:保留原柱,进行修补。

有40余年经验的老工匠王秀灿和漆匠郑士光,用上了看家本领。特制的竹木销钉,一点点钉入柱心加固,如同为腐朽的木头重塑了一副柔韧而坚固的“脊梁”。修补过的柱子,外表还要重新刷保护层,工艺严格而考究。

郑士光清晨去菜场购买40多斤新鲜猪肉,经过打糊、过滤猪筋膜,再加入生石灰,制成豆腐状,最后与桐油、生漆混合,形成一种独特的底漆材料。这种神奇的“祖传配方”,为柱子提供了一个坚实而细腻的基底,确保了油漆的附着力和耐久性。用“血豆腐”打底之后,还要进行下一道传统工艺——包麻。麻布如同柱子的“经络血管”,能够吸附粉状物,有效防止开裂。

张延则每天拿绳子测量柱子周长,确保涂层厚度做到最薄。这份细致,让郑士光直呼“被虐得够呛”。

最终,这份融合了现代科技与古老智慧的支持,让庆安会馆的木柱得以延续生机。当庆安会馆再次向公众敞开大门时,人们或许不会注意到这些,但它们却以一种无声的方式,继续承载着历史的厚重。



庆安会馆厢房朱金漆构件。



朱金漆木雕花板图样比对。

木雕里的“普鲁士蓝”
庆安会馆里的一砖一瓦,凝聚着

晚清能工巧匠的精湛手艺与匠心独运,其中,砖雕、石雕、朱金漆木雕(俗称“三雕”)可以说集地方建筑技艺之大成。

朱金漆木雕,也叫金漆木雕,以其金

彩相间的绚烂富丽,成为万工轿、千工床以及高等祠堂会馆的标配,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。

庆安会馆里藏着1000多件朱金漆木雕。“一贴金,满堂流光。”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、朱金漆木雕修复团队负责人谢武宏感叹。这些朱金漆木雕高悬于10多米高的梁上。近距离观察后,谢武宏兴奋地发现,大殿轩梁的上下两层梁架和后殿的朱金漆木雕,风格不尽相同。庆安会馆修缮团队据此推测,当年建造庆安会馆的工匠可能来自两三个团队,几个团队同步起工,体现出各自的巧思。

有意思的是,大殿的下层梁架中有一排雕刻以女性题材为主,其中一幅雕刻的是女将跟男将打斗的场景,展现了女性角色的勇敢和智慧。修缮团队推测,这应该与庆安会馆“妈祖文化”信仰有关。

在浙江工业大学的实验室里,庆安会馆还进行了首次“生化体检”。

科技分析团队从庆安会馆保留的几处原状生漆中采集了样本,连同宁波其他重要古建筑上的生漆样本一起送往实验室。

漆层亦如年轮,记录着时光的流转。不同时期的彩漆相互覆盖,显示20世纪50年代前,会馆至少经历过两次修缮。每一层新漆,都是时代境遇与财力起伏的微小注脚。

最令人称奇的是庆安会馆中那“绿地蓝天”的上彩部分,并非传统的石膏和石绿,而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——普鲁士蓝。

“从这点可以看出,作为近代工商业重镇,宁波在与世界接轨的开放性和前瞻性上,包括新型材料的引入等等,比我们想象的更早。”科技检测团队负责人、浙江工业大学教师沈黎说。就连支撑大殿的四根巨柱,也被检测证实为东南亚柚木,它或许是随妈祖的香火与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漂洋而来的……

这些发现,就像一把钥匙,开启了我们对于庆安会馆的全新认知之门。

边修缮,边开放

2015年12月,故宫博物院正式对外宣布,启动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。这也是我国首个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的综合研究性修复项目。

而时隔十年之后的庆安会馆修缮工程,也不仅仅是一项修缮工程,更是以价值为导向的研究性保护项目。

去年5月,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建筑系师生,从庆安会馆侧门鱼贯而入,此时,修缮工程正如火如荼。大殿一角,拥有53年漆作经验的金士斌,正蹲在地上,一丝不苟地调配着漆料。

“漆树上割下来的天然材料生漆,加上桐油、矿物颜料,配置后,就可以往柱子上刷,我们还会在柱子上漆刷石膏腻子,石膏腻子里头要加嫩豆腐……”见有人围过来,金士斌侃侃而谈。

“豆腐?”一旁的建筑学子睁大了眼睛。见金士斌用铲刀熟练地从豆腐盒里挖出豆腐,和其他原料一起搅拌,学子们又连环发问:“是我们平时吃的豆腐吗?”“竟然能用来修古建筑……”

“豆腐用处很大,拌在这些原料里,可以让石膏更润滑。我17岁跟师傅学艺的时候,他就是这么做的。”今年70岁的金士斌解释。

这样的场景在修缮过程中很常见。庆安会馆自开启修缮工程以来,突破“封闭式工地”传统修缮范式,与宁波大学、宁波诺丁汉大学、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合作,邀请建筑学子进来参观,实地感受古建筑修缮的过程与细节,建立了多层次、开放式、参与式的修复实践。

庆安会馆修缮工程推进专班负责人戴科峰介绍:“全国赫赫有名的颐和园苏州街修缮工程,采取过‘边修缮,边开放’的模式,现场新增了长650米、宽平均1.5米的游览栈道,供公众参观。我们则进一步打通了公众与工程的直接对话渠道,让更多人了解修缮工艺背后的文化内涵。”

“古建筑保护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恢复,更是对历史沉淀和古人智慧的深刻解读。”戴科峰说。正如他强调的:“只有置身工地,亲眼所见、亲手触摸,才能真正感悟古人匠心,解读工匠精神。”

艺乡人

■ 本报记者 钱关键 通讯员 项晓丹

自钱塘江出海口溯流而上200余公里,至浦江县大畈乡壶源江畔,一个名为上河村的古村落枕山抱水,静卧其间。从村口沿石板路向里走不到百步,一座古朴典雅的徽派建筑便映入眼帘。它的门口悬挂着一块颇有古风韵味的牌匾:诗乐体验馆。

博物馆由传承数百年的上河村大方伯古厅堂建筑群改建而成,如今已是浦江古诗词文化传承的鲜活地标。沿着咯吱作响的木梯走上二楼,只见几十块文化展板内容详细记录了我国各个朝代诗词歌赋的源流,并展出了该馆创始人刘尊为3000多首中华古诗词谱写的曲谱。旁边的唱诗教室内,不时传出孩童的吟咏之声……

“古诗词可听、可触、可绘,亦可舞。”刘尊说,《诗经》、乐府诗等古诗词本就是可以演唱的歌词。许多人到这里体验后,才发现原来耳熟能详的古诗词竟能唱和。这小小的发现,成了很多人开阔音乐视野的新开端。而这一切源于一场跨越30余年的音乐理想。

因诗结缘,以乐筑馆

20世纪90年代中期,刘尊曾以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流行歌《妹妹》为人所熟知。这位出生于河北的创作歌手,年轻时常以一头飘逸长发、戴着炫酷墨镜的造型示人。2000年后,他自觉流行音乐创作渐遇瓶颈,逐渐将创作重心转向古诗词谱曲。

在上河村,一身白衣的刘尊最爱四处走走看看,也总会由衷地感叹:“这里像诗一样美!”

与浦江的结缘,源于一个“诗”字。2018年夏天,刘尊因一次音乐活动来到“书画之乡”浦江。活动间隙,听闻当地一个名叫上河村的小村子有“诗人小镇”之称,便欣然前往。一村村庄,青砖黑

瓦、远山含黛、潺潺流水的田园风光,让他流连忘返。“这不正是古诗中‘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’的意境吗?”

漫步上河村古建筑群,刘尊脑海中又浮现出一幅画面:祠堂之内,身着古服的孩童围坐唱诗。“要是这里有一座诗乐博物馆就好了。”刘尊脱口而出。

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经过多年谋划,2023年初,浦江县文广旅体局与大畈乡工作人员专程赴京,邀请他到上河村打造“古诗唱诵”文旅项目,双方一拍即合。次年3月,刘尊携团队入驻上河村,历时3个月将一座五进的“大方伯”老宅改造为集展陈、研学、录音于一体的诗乐体验馆,并于当年6月对外开放。

午后,阳光从天井倾泻而下,在博物馆一楼的古琴和留声机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随着光影移动,时间仿佛也有了形状。恰在此时,一个孩童轻击编钟,清脆之音如从千年前穿越而来,余韵绕梁。

“你眼前所看到的景象,都曾在我梦里出现过。”刘尊说。如今,他梦想成真。诗乐体验馆占地千余平方米,分上下两层。馆内陈列着琵琶、二胡、编钟、琴、鼓等400余件中外乐器。其中的“镇馆之宝”,1.8米高的老式低音革胡格外引人注目——它的琴杆笔直冲天,木纹顺着琴身自然舒展。前来体验的孩童看着这把胖乎乎的乐器,总忍不住凑近观赏,像是发现了一个探索音乐艺术的“新大陆”。

经过一年半的发展,上河村诗乐体验馆,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“诗乐客厅”,并被评为浙江省级乡村博物馆。

古诗词研习“立体课堂”

诗乐体验馆的特别之处,在于诸多有趣的体验场景。

自正门进入博物馆,偌大的木结构大厅内,依次为音乐文化长廊、音乐书吧与开放式音乐教室。沿着回廊漫步,两



刘尊在诗乐体验馆博物馆门前。

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

诗乐体验馆内陈列着的革胡。

侧厢房依次是沙画教室、手舞舞体验区

刘尊：“唱”出古诗词之美

在书画之乡浦江,打造一个乡村“诗乐客厅”

及一个耗资数十万元打造的录音棚。在这里,古诗词的意境可以化为灵动的手势舞、漂亮的沙画,并可录制为个人歌曲。

二楼除乐器与诗词源流展外,还有乐器邮票馆、黑胶唱片室等,对音乐文化进行了多元呈现。

在刘尊看来,很多人对古诗词的理解,常常停留于文字表层。而在诗乐体验馆博物馆,人们对诗乐文化的感悟可以是立体的——融文字、音乐、绘画、舞蹈于一体。他还据此研发了一套“刘尊唱诗团”研学课程,以“读、诵、吟、唱”为核心,结合沙画、手势舞等形式,创新古诗词“音乐阅读”学习方法。

“比如李白的《将进酒》,朗诵起来抑扬顿挫、铿锵有力,本就画面感十足。如果在朗诵时,配上一曲专属的古

风乐曲和沙画表演,把‘黄河之水天上来’‘朝如青丝暮成雪’等意境再具象化一点,相信会让大家对李白豪放不羁的个性及他的理想信念,有更直观的感受。”刘尊说着,拿出几张《将进酒》沙画照片。画面中的李白衣袂飘飘,在滚滚黄河之畔举杯饮酒,尽显东方美学魅力和诗仙气质。

目前,已有来自浦江、义乌等地的万余名中小学生走进诗乐体验馆博物馆,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古诗词的别样魅力。“这一研学课程还被引进到国内多所中小学校,反馈不错。”言语间,刘尊满是自信。

让留学生爱上古诗词

“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,为我们留

下了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文化财富。”近几年,刘尊谱写了上百首古诗词乐曲,有的还被传唱为英语、意大利语、阿拉伯语等版本。作为北京语言大学的客座教授,刘尊还为留学生开设了一门“唱古诗词中文课程”,让海外学子在学习中文时领略中华诗词之美。

去年8月中旬,听了刘尊的课后,俄罗斯籍留学生郁欣欣从北京来到上河村。在诗乐体验馆博物馆参观、学习期间,她深深沉醉于中华古诗词文化,并在浦江拍摄了十几个古诗词歌曲MV,用镜头记录下一个个中国江南古村落的山川文化之美。

埋头创作的日子,刘尊也被深厚的浦江文化所滋养。“浦江的乱弹等本土曲艺,也成为我创作的灵感源泉。”刘尊说,浦江乱弹有“二凡”“芦花调”等各种腔调,曲调华丽、流畅、舒展,表演时也具有激昂、高亢、悲壮、沉郁等感情特点,很适合融入一些古诗词曲谱的创作。

去年,刘尊在闲逛中得知樟树是浦江县树,承载着很多浦江人对故土的眷恋与对生命力的礼赞,于是与当地文化工作者合作创作歌曲《樟树娘》,在博物馆录音棚完成首版录制,乡情绵绵、温软如玉的曲调和歌声打动了无数人。

当然,一个好的设想要落地,并非易事。如今的刘尊,工作愈发忙碌,常常在北京和浦江来回奔波。

他的心愿是,未来三五年内,在上河村举办一场全国性“中国唱诗大会”,以音乐为舟,展现古诗词之美。为潜心创作,不久前,他退掉了位于上河村热闹村巷的住所,在博物馆后院辟出20余平方米的简朴居所,独守清静。

日暮时分,只见一群身着汉服的孩童翩然入馆,一声声腔调略显稚嫩的古诗词吟诵声响起,透过屋顶、飞向村落。夕阳西下,抬眼望去,灯火通明的博物馆,聚精会神唱诗的孩童与小山村及远处的绿水青山,共同汇成了一幅古今对话、诗意绵绵的画卷。